

晉

書

冊七

晉書卷一百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

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掎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闖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尙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

明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栗邑墓號陽陵
僞諡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
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
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
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
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
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
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
氏羌多歸之曜遷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
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
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
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
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旣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

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

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尙諫者
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
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
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
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
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
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旣開不降何待若
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
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
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
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
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曾大虛
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

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恆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

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食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艷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

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尙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魑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保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

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尙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鄴水園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粵西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鞭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

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并水竭構五梁者并謂東并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
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粵者歲之次名作粵
也言歲馭作粵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
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
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陞
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尙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
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
容御史劾均狂言警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
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
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
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
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
敵躡其後乃以其尙書郎王獫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

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纂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

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

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
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
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
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
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
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
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
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
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
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
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
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
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置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

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慕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韃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驕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

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氏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

安既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旣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躋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